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仁宗慶歴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過闕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将来之資上奏曰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獘救時聖人之能事古之士有負鈇鑕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

保富貴自為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遷豈有若古之伏法流竄而殞絶其身者歟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覬今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慟哭長歎息而後無人為陛下言者臣實恥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

吏也皆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戇罷軟制敕方下人咸以為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為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邉鄙久師而自潄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唯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策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姦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諸

史策不可備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陛下恭默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廸蔡齊薛奎以正直迭居兩府曹修古李紘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叓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大故然猶姦纎僥倖閹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為害景祐以後丞相吕夷簡進當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久連黜忠言幾廢直道洎為使相出鎮許昌以王隨陳堯佐代其任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即歲罷免又引張

士遂冠台席本非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合鑾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無慚愧尚得三師居第自奉蓋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已者為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名自大名再秉鈞衡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連敗北朝脅取無厭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守宰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

于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為社稷大計也今夷簡以
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卿之疾在于
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書二十
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所請陛下無不行終始
顧遇而未嘗少衰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以何
道報聖人至深至厚推誠篤信之恩也噫庸常滿前誰
階於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下秖有夷簡而
天下無其人也設遂請老何人自代今天下士大夫皆

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
纖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
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耒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
累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至寳之物猶當
謹重扃鑰非博識者不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騃吏終
日戲玩不委諸地而毁之則盗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
旅興王業太宗以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營之策數十
年間遂至泰寧何甞不選用宰相與平章大政為萬世

業若屋之柱石身之手足手足委墮心體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戎伺患以致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使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偽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民人疲敝政事隳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張革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巳然之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秩推轂

輟衣委數十萬兵而遣之一日邀結舊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帥處於閑地不得一睹天日之表示不復用兵何憂樂進退之易也如此令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此乃緩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當見於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丞相使為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

書其罪也若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䏿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不合已者舍之不順已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以諂佞取人者為君子以愚懦無識者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祖宗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於終若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林甫復見敗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官為侍從班近清列緘默度

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率上忤聖意若論宰輔
蓋不忍陛下受隠晦之名丞相書奸邪之迹為後世所
賤也臣又聞天子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梂多士之
僉論臨大事而有守秉諒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
譽在内則有諍臣之風一日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
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循資次補亦丞相素為之地
安肯拔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之况國家安危
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為陛下如此言之也臣見

數年前有論西北事者有談兵略者諂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覩方今之患非言者之過也竊恐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擺闔之辭離間之說悉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於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幸覩咫尺耿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為傾邪所害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忠良而去敗亂之敝事克復昇平在於此日則

天下幸甚

慶歴中吏部尚書夏竦進策曰伏以國家安危本乎蒼生蒼生治亂繫乎宰字之官於民甚親古者子男之國令為令佐之任故漢詔郎官出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方今令佐與居叢脞或醫師畫工之訴貧窶京百司吏之論久次貴游子弟之序資蔭京朝職官之遣削奪者皆得調授州縣之間吏道益雜率多不善文法罕

諳政事下有妻孥以牽其心上無清華以誘其望樂於因循甘於賄賂皆曰過且罰不失為同類罪且棄不失為豪民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者也况州縣之儀若於庸賤稽首階墀厮役公府民之疾苦不能抗行州之蠧食不敢力禦或牧守非材好自尊大輕視王之命臣不若巳之僕御賢者忍恥懶圖政事愚者徇財不顧輕辱以是而觀非用貴治賤者也夫用不肖治不肖則政獘用賤治賤則民不伏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嗚呼縣境

相壓令長肩比一清九濁尚為多賢比屋空虛百里瘡痏傷天之和致時之災不在斯人誰當其咎伏念陛下軫念元元無意令佐擇其材能除其不肖貴其爵服去其庸賤合仲尼春秋之義流先王愛民之惠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也

五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乞令中書樞密院依舊聚廳議事上奏曰臣伏見宰相貫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

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是後
周世宗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罷其職遂致
事體兩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戎寇為
患邊防多警始命宰臣關決機務國論粗合習方為常
今疆場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畜北戎如畜虎饑則
噬人飬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
廳便如路人往来杜絶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
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體

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離離則難合今聖恩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僉諸房事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幾得以周知儻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諭施行

七年方平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上奏曰臣竊以朝廷

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權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宣勅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為理患在多門況令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内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罄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事寧其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

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備位則勞臣
益解體武士益離心茲事體大實在詳察謂宜講求利
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
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使副才者留之
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舍徐更圖
議是足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汰冗濫之負塞僥
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不動衆陛下幸與
一二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預斷自聖心行之

特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八年詔近臣論時政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遷升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守一官十餘年不轉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至數任不遷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効知不得進祥符之後朝廷益循寛大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見有獘及今年深習以為常皆謂分所宜得無

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選必有勞績或特勑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命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凡官有闕惟隨員數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

仁宗時方平請令二府各舉將帥上疏曰臣竊思遼夏通謀邊隅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内則府藏𡨋虛將帥既

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邉攘寇未見長筞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急要直須不次選擇才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䆠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質舉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即可

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方平又上官人論曰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沖氣三合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聖后德惟臣接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柬賢授任論才賦政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時亮天工分職用人猶咨四岳故堯曰疇咨若予釆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則是播種必稷擎榭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内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近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獘原本要末請試槩論蓋天子惟君萬邦圖任三事揔百

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卑治其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隋氏悉擥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縈錯臯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不足以為奬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鑑不足以振頹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

塗煩廣賢愚不能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乎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専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朴忠可以臨大節孰明通塞之術可以王邦計

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
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
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家輕重之所頼生民休戚之
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
政矣至于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
黄霸者澄清風俗淩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
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内與之為政外委之宣
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

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盩厔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畜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輙廢卷長息以夫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虗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上失素脩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來拔固親疎之間信任存始

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庶能之吏剌守乎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于後掇所遺焉謹論

方平又上用人體要論曰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揔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

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爲中二千石東漢三府祭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卿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于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衮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才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

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永吉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闢令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内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

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略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紀而不改官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妥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獘葢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以下屬乎審官吉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

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柬注宰司所宜愼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受寵無復區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騏驥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

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謡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吏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

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覽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諛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奬擢咸自卑人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才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修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

昃之慮而百職理矣謹論

七年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而無所行殿中侍御史何郯請閱實其是否因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上奏曰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體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為泰蓋人情亨通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失繫時興亡傳曰商以

兆人離周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陛下以寛大之資紹宅丕緒以博厚之度信待羣后純用一徳懐來衆心然而歴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持詐之輩博求多士其間豈無一懐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衆士嚮以陛下懲乂所任疑阻㣲生羣臣承風殊少開悟獻計議者迎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約束者窺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寖成其弊於國體

有損於人情靡安令略舉疑貳之大端足以明其害而監其失夫擇官者宰輔之職令補一吏則疑其涉私故常務頗勞於親決矣分閫者將帥之任令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方而加其覊制矣博訪者大臣之體令見一士則疑其請託故賔客有時而不許接矣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令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故推薦不得而行矣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令斥一邪人則疑其愛憎故忠憤不得而伸矣凡兹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旋

忠力乃其責也彼之觸法皆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奸利乃其分也今待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奸利之類欲其廉恥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生此風遂致弊俗非但君疑於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專則不敢任事矣小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備顧問者疑言之不從則不敢抗論矣懷忠讜者疑誠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慕功名者疑任之不固則不敢專行矣若循此不返是朝廷無必可信之士無必自保之人

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順成之過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以基王迹也豁達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也雄猜多忌魏武所以失君德也唐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貞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而名奉天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豁達則興邦致治之如此持雄猜懐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往世明驗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陛下體天

地所以交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名亂而防其危分國政以授之相委戎事以歸之將至於羣司多士各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者治其詳陛下高拱而統臨之唯威福政令則必自已出其他盡付之有司孰敢不為陛下悉力也傳曰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慮之間爾何憚而不為但慮及之則風俗可丕變天下可亨會治

平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懵治體然病今日之賢士大夫以疑阻相承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覼縷而陳之夫志忠則語切而辭多伏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遺其言則死幸甚

皇祐二年鄭知雜事論宰相擇賢材而久其任上奏曰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為日曠久不敗者非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皐陶為

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為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傅説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閒一易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於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

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然而能抗衡中夏延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爲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熲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黄裳裴度崔羣而致也任之

不能終以皇甫鎛程异閒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茲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始不致亂為人君者必以是為監則庶幾凛凛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庾皆官之輕者然而當善其吏久而至子孫者為美況其任天下之事而欲朝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自始即位及今所命二府之臣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多也然而亟用亟罷不能持久其

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又不及之唯吕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廸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為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且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大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禄以溢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黄紙則以為榮

此尤可怪也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有望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不累月而星變為異以前世之事為驗多謂於大臣不利天道幽遠灾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為言或以遇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為浮言所移諸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能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

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之資可樂也尚孳孳勞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榮於後世爾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於堯舜遠甚然在位近三十年而政理文釆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為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苟且況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

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審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茍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强為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況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仁宗時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上奏曰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譏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

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脩飭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跅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立名節之效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寖以成俗於盛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為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法罕蒙開釋豈搏擊之言

易以進寛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采漢臣竊私之誡鑒吳王校事之獘因慶澤之後發寛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纎芥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王誅之所先願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

翰林學士王珪舉王安國狀奏曰右臣竊觀漢之取士非一路每詔郡國舉茂材孝廉與夫文學之高第又令

丞相御史采質樸敦厚謙遜有行者而舉之間有災異又博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漢所以同風三代者無異術特以得人為盛爾伏見應茂材異等科王安國翰林學士安石之弟行義純茂而學足以明先王之道其少已自高聦與天下士出入場屋間況肯晚同門蔭子弟以苟一時之進哉今年將四十身不得蔽旱衣之列行與陛下之民老于太平而無所為士大夫咸為惜之夫三歲一詔貢舉而實學者未必盡得制科所得又

不過一二人豈若漢博取而廣收之若安國者儻得閒
有所收不亦為明朝得人之助乎伏望特許如王回孫
侔黄君俞等例除一恩命且令於國子監講說以試其
長或不如所舉臣當坐冒聞朝廷之罪

珪又薦孫侔林希劉子曰臣伏覩前代之治逸於享國
者未始不勞於求賢也夫以九宸之邃非可以博覽天
下也固必考薦者之言而後試用之臣伏見試秘書省
校書郎孫侔行義純正好學不倦少嘗遊于場屋其後

遂退居江湖然其所為詞章非下於諸生也知永興軍劉敞奏掌本道機宜亦辭不就辟夫士於困窮之中秉節自高顧今豈多得邪又新杭州於潛縣尉林希材學逸羣衆所共聞之昨罷官閩中略至京師不擇祿而去未常一涉權勢之門彼誠安於中而不怵于外與夫煦煦然苟營於人者不亦遠哉伏望朝廷並擢為國子監直講庶使闓劘道藝於勸學之路豈云無補之

珪又薦丘與權劄子曰臣伏以求治之朝而翰墨之臣

無以愈於薦士之補也伏見福州閩縣主簿丘與權景祐中有聲科場自爾二十餘年困于州縣然孤潔自遂不能苟合於當途之人觀其藝文優深議論純正竊謂遭時右文宜見收采臣令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如經擢用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珪又薦李徽之劄子曰臣伏見諫議大夫李徽之相門之彥蚤探經術前後累吏寄任而其治不與俗吏同務聆差知鳳翔府先帝知其名特召對而遣之近以疾求

領南京留司御史臺今聞疾已平尚在陳留未赴任方
朝廷急於用人若徽之者可惜置之閑廢之地望特出
宸衷試許入見觀其議論可取却與一要劇差遣則徽
之既蒙省録當益盡補報之心

珪又薦李庠劄子曰臣伏見太子中舍李庠故諫議大
夫繹之子少有才緼見推鄉閭歷官以来累有大臣薦
辟以美茂之器飾以文雅舉有可觀昨因被病退居闕
中涉今累年如聞所恙已平但安恬自守不欲一来京

師無庠未分司以前久不下磨勘文字舊有名試指揮亦辭而不就其風節誠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就除陜西一合入差遣庶廣惇勸之路
知制誥劉敞乞叙用呂溱狀奏曰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責廢已来聞諸道路皆謂坐費公使錢罪當奪官嘗見呂溱歷典蘇楚杭徐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絕無貪名況其壯年已在近侍豈肯自棄如此然其為人資性疎濶脫略細務誠恐檢防不至故陷深法臣竊見

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故紙為伶人之費坐監主自盜除名為民遂卒貶所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令天下寃之臣恐呂溱所犯多或類此兼溱素負奪禄閑居便至失所伏望朝廷矜憫特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干冒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

吴育知陜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

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皇祐初王舉正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遥郡剌史令所用未盡得人而兠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

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

皇祐中孫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

監察御史傅堯俞彈孫抃上奏曰三公之官歷世攸重蓋所以鎮撫夷夏統和天人茍非其材闕而不備必使俊傑不待乎次進常品不可以幸至則天下想風靡然皆勸陛下天度廣納恩過乎威在位者或未更勤勞而寵光已溢往往迭相覬望計校其淹速薄厚不知自省以圖報塞稍復遷延未登大用輒内懷怨懟不平之色見於顔面者何哉以衡弼之地幸至者時有而不任責之罰常輕耳此當世大敝陛下所宜深察臣竊見參知

政事孫抃擬擬自守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冢
言翰苑無獻於抃乃使游更二府積有歲時當萬機之
繁無一毫之助居其位而不預其事甘其寵而不知其
愧昏塞之語日以流聞傳笑士民取輕夷狄每進趨軒
陛百僚具瞻勤勞之臣為之解體上累日月之照將為
方冊所譏且郡縣小官稍不稱職謂為尸素無益誅譴
免逐者多矣豈有賦禄萬鍾備貟三事憒然無知可以
久處其任者乎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妄不以臣狀留

中付外施行俾行罷免少抑貪幸且礪忠勤不獨臣愚謂然實中外顒顒之望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乞停薛向新命上奏曰伏以二府之地大政所出各有分職共熙天朝無相奪倫乃可言治倘或躬操綱紀而自紛之欲使百司安所取法此源一啓其流將大風聞陝西轉運副使薛向到闕參議馬政纔粗有條貫是否皆未可知朝廷推恩頗異常等既落權字又俟二年除轉運使轉運使自隸中書門下而樞密院一切

專行臣雖淺愚不練國家故事若果如是者實系綱紀誠非細故豈可因循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停辟向新命況向資歷尚淺寵任已優俟其績用有成進擢未晚不獨愼惜名器塞僥倖之路且使中書樞密院名分各正臣非區區爲辟向言蓋以朝廷事體不容虧損苟有所闕當窒其源惟陛下必賜施行臣不勝懇激之至

知制誥胡宿乞留三御史上奏曰臣竊以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

默不言即是尸禄素餐負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强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獄按門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黜三人御史於朝政有損於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勅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黜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逐去須別舉人所舉之人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為

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臣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昨晩蒙宣召已曽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

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論安危之機在於命相上奏曰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羣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以為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

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盖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弼臣累懇求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别須求之以付大柄令山推别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采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

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
何追陛下擢臣冗職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
無以補報若煩碎迂濶之論不敢上煩天聽惟中書政
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
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嘉祐元年遵又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疏曰臣聞御
史中丞張昪累上殿論列為趙抃等盺乞外任奏章雖
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抃等朋黨及

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
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覩自
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令頻年出臺官非朝
廷美政損陛下聖德若因張昪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
之皆知臺官之出非陛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陛下之
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力言為朝廷惜體為陛下
惜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遵又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昪累上殿言宰相獨入文

守除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若謂抃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屏黜不可久令在朝俟其求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猶専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止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當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制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别入文字特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宜張昪

再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臣尤甚非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令權臣處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求過避禍之不暇豈復能為朝廷計哉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上言曰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諮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

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柰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出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

何從而禆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五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俟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

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掊權為仕宦捷徑也爰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丕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樞密副使呂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

治平元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中外之臣出入更任上奏曰臣竊以漢宣時悉出諫官補郡吏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內不自得因上疏召還遂守少府未幾復為左馮翊憂畏移病上遣使諭意蓋知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故也唐陸贄亦言中外迭任誠為國求治

之切務也臣伏覩臣寮有初任不曾歷外官後未常出國門致身高位者甚非公朝用賢詳試之道也而又比年二府用人除拜不出於京師重內輕外亦以明矣以此居內者安為倚附唯恐補外居外者久而不復自謂絕陞進之望使盡賢於蕭望之亦未必能平於中也陛下即位之初馭臣之道宜使均平漢宣詳試之術思任賢共理俾中外之臣出入更任考其績效責以名實以是取人得之必多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惟聖神留念天

下之福也
二年誨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允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獨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令中外兩制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宸衷

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絶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
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
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
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英宗時誨知諫院又上䟽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
必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
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
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

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閲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藴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閲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還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誨又乞添置言事官上奏曰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蓋輔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日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唯臣與范純仁吕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傳堯俞出使北廷諍臣僅同廢置矣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羞之下

情何得以上達天聽何由而逮及臣伏乞聖衷鑒照斯
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
大要也

三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
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
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
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
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

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揔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

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来朝廷患百職不脩務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令臣有館閣

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晏閑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脩又䟽曰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

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間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閣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

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

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名舉三兩人即時名試此一路也其餘經歷煩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巳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内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

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曽㸃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酬勞帶職一路尚在爾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多别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别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讎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别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

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奬拔之令負文學懷器識磊落竒偉之士知名於世

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名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知制誥韓維繳蘇寀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上奏曰臣今月七日中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寀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令臣撰詞者臣竊以自濮安懿王稱

親三御史得罪以来羣議洶涌人情不以為愜傳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竊為朝廷憂之而天變遽作夷狄加慢忠義愛君之人往往切議庶幾陛下因此儆懼刋前詔之失大還放逐赫然有為以新德政今忽除蘇寀為御史知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哉同時而斥六諫臣切恐祖宗以来未有此事内失人望外啟戎心虗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之端臣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隐諱以孤陛下任使其詞頭

不敢奉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緣此事兩違詔旨自度罪惡深大必不得復見清光然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為社稷之計

治平間維知通進銀臺司論范鎮請郡劄子曰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藉藉皆以為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旨諭令觧去不知此事虚實果如此者臣竊為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函容以全待

近臣之體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謂公輔別有過慝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懐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心者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措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為雖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設有處分改之則足章納善從諫

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記得臣驟蒙拔擢不敢俛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察臣嚮者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聖德

維又繳納舉臺官勅第一劄子曰臣昨日閤門送到勅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强勁守義不回至于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今如此至少

臣又聞陛下嚮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陛下明哲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知得事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竊歎痛惜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世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議今奉敕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惟度臣之駑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慎舉豈如聖主自擇又人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必欲爲官求人來羣言以興至治則臣

頑復二人者以佐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勑臣已具公文繳還閤門未敢祗受干冐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激切之至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勑舉官聞奏者聖量兼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使令祗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內懐不盡之意外竊嘗言之名而無益於國事者臣不忍爲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説臣竊以自古聖王

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羣言勸帥衆力以光祖宗之大業而返復爲此此臣所以痗心疾首爲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爲非美而在朝之臣未聞有戮力竭忠爲國家救此失者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效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爲此一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使如後日

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閒傳堯俞等非久還朝萬一復如誨等強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履之乎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兾以區區懇迫之誠終寤聖意陛下察前後所言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舉臺官敕見在閤門未敢奉行劉子已繳納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干犯天威臣無任惶

懼戰越懇切之至

上遇疾愈聖光獻后同聽政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

光又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闕理官資狀

曰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内臣謹信者幹當御藥院以其職任寖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内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閤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法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令兹踐阼之初所宜革去積獘率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别授外官伏望陛

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内臣闇理官資者竝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内殿崇班以上者竝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内廷差遣

詔錄賴郎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爲侍讀學士奏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

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
知常州陳襄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奏曰臣檢會當州昨據管下太守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稱為與本州推官邵竒是親妨礙尋備録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蒙降勅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琰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令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以来公懃幹敏練達民政事無大小躬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緣本縣所管二

十三鄉主客戶口獄訟浩繁積年不決號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脩舉兼爲當州脩開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百三十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都大管勾開河司公事諸般經畫以至畢工並得濟集此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疏導太湖水勢通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溝瀆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全藉經向去勸率人戶下手興工大段開堀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創置

堰閘若遇旱歳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澆溉田土大水之後即時决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田遂無水旱方為經久之利自經移勑到後舉縣皇皇如去父母不住經州告訴乞留滿任以此見陳經之為邑實有恵利使民不忍其去况先有朝旨許職司體量部内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臣實為百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事况推官邵奇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

年半欲望朝廷許令成資或於蘇潤湖秀對換一職官
差遣幷對移到無錫縣屯田員外郎鄭琰未有替人却
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允所奏伏乞早降
指揮謹具狀奏聞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曰
知制誥錢公輔因繳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
繳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
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聰明盡其愚直而已不應重蒙

貶責遂同邪佞贓汙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言路頗壅實損惟新之政令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言然在數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得非以公輔為戒各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赦前牽復公輔一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小大之臣各盡忠正上補聖猷則天下幸甚

純仁再乞復錢公輔官狀曰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

郊赦前羣復錢公輔一官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寧無不當臣寮各以公輔為誡不復敢有言者使濫進者不畏公論苟容者足以偷安虧損聖明無甚於此況臣僚中能不以身計為心而以職事為恤者十無一二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勸今又深加貶謫則誰不各求自安人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壅盡忠勤職者有所勸苟容偷禄者

有所差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傅堯俞再論徐綬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寢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徐綬三司判官之命未蒙施行臣雖甚愚竊所深惑不知朝廷之用徐綬以德行邪以文學政事邪以德行則虧缺如此以文學政事則行苟不脩雖游夏冉季將有所不取焉況文學未絕人而政事無所聞者乎倘謂高科必於顯用是朝廷所以待之之意異於衆人矣待之審異則責之宜更深豈有為衆人

之所不忍為者而自謂曰我高科也朝廷曰彼高科也

授受之際皆以為當然此臣所以深惑者也况陛下踐

阼以來天下傾耳拭目以觀望者久矣政事之初崇奬

如此等人不獨不足以風勵天下實恐四方之人有以

窺朝廷而妄議淺深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

曰臣伏自陛下踐阼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内供奉官

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寧特荷非常之眷絶出流品

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纒步趨殊梗不得入
奉晃旒略舒臣節輙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
誅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
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
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僞時
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閒事體
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謹得
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

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為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

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慼慼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

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
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
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皁隸宗社廢而為丘墟
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
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
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
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
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

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為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求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

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
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
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
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
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
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沉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
俊果沈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內行不
守素履非嘉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

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訴以寃抑妄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深察究其所從来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奬羣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為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

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為勸奬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反恥之為不足勸也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緑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

惜之以為勸奬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説塵凟天聽者實恃陛下虚懐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唯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

㢲判河陽除左僕射論除拜大臣當密上奏曰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来北有人自河朔来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陜洛来者皆云公以病求觧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疑令之兩府大臣復欲用

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宫觀使且留
都下以備訪聞時政得失臣輙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
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
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
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彦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
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
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葢求去者已多
未敢有求爾雖勉强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

去者則必節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虚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来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令四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陛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惟必慮陛下微失防謹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

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況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搖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為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哉

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曰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来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荅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臣皆剌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令兩府八人者還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體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

私令乃使臣於閤宮觀中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大臣一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徇從陛下私竊之恩而輙便當之則是臣何如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為君之道治國之體還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

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目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況用舍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住則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來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

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
自安何必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
尚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革宫
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廻即陛下更與何人
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
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
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説者既衆是非溷淆
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

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别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劉子正為此也更望聖慈并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社稷生靈之幸也

元豐六年彌以司徒致仕上奏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

治亂之大畧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盖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

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于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神宗即位初翰林學士呂公著論舉臺官不必校資序上奏曰臣近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來舉臺官並須前行員外郎以下至太常博士歷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狀保舉切以御史之職所以上輔天

子聰明下繩糾百職事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資性端方學識兼茂然後可以處憲寺任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未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難切見近歲以來前行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者並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務欲廣進人之路而御史兼官之制尚闕蓋有司未嘗講求臣又見比來保舉堪充御史裏行或以資淺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衣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

得真御史者皆除裏行然則裏行之設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資淺為不應選正失前代設官之意臣又覩天聖七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為省府判官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充舉深為僥倖乃詔令後知州通判方得奏舉近日臺官其稱職者雖或次補諫列其不任職者雖真御史亦以舊資出補外任然則資序高下不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苟一人知之衆人

非出於實信但雷同繫書則又非為國求賢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陛下以聖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訪逮巖穴之士尚將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廣開其路伏望聖慈裁許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輪學士御史中丞一員保舉自正郎前行員外郎並依諫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問資序並除裏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並依舊制如此則用人之法不致苛密而舉善之心各得

自盡不勝大幸

熈寧三年公著又論臧否人物宜謹密上奏曰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

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十年公著提舉中太一宮乞廣收人才上奏曰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陞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起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常之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

令陛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為虚文也中外所舉葢百有餘人雖不盡當誠參攷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之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閒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

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公著為御史中丞論推擇太精羣材難進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借才於異代況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

盡然後可以言之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彚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多已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

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咸事天工不曠矣
元豐元年公著爲端明殿學士上疏曰臣聞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方周之興至於兔罝之人有可以當腹心干
城之任者今三館祕閣之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以來
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臣在皇祐至
和中備員館閣當時同輩後亦往往至通顯比來雖有
簡拔其數不多其中或以勞進者又皆外補朝廷平日
艱於收採緩急必乏使令以至近者遣使高麗頗煩聖

擇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竊以謂天下未嘗乏才也求之而後至用之而後知耳臣愚願陛下考合庶言斷自聖見更得雋偉之士疏通之才稍增館閣之選平日足以優游飭厲緩急惟所用之以重朝廷不勝幸甚

熙寧元年樞密使劒南西川節度使文彥博上奏曰先帝切於求治審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除官上曰朕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是不厭衆論朕以為掄選未

得其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人不恡好爵今選於衆
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上
奏曰帝王任人不藉才於已往不俟賢於將來隨才任
之誠如聖旨
四年彥博又上奏曰臣屢被德音將來西事寧息更須
精擇守邊之臣積粟訓兵為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
祖宗之丕基慎守盈成之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壽致
天下於太平臣退思之不勝欣抃又思以虛薄孱拙不

能上副陛下孜孜求治之意更增怵惕今所擇邊臣雖未得周才及已試之效但思慮精審不輕舉妄動以求徼倖苟圖進身則已善矣復能訓兵積粟節用愛民恩威兼著將使夷狄懷附非但不敢侵侮而已兹所謂長城巨屏致朝廷高枕無虞矣若一用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為國生事以規身利則邊無寧謐之歲兵無休偃之時中外騷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難可為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為相馴致

太平當時不賞邉功以防生事及天寳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布在朝列時以承平既久財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欲蕩滅契丹翦除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之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帥安禄山統東方三帥踐更之卒俱受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禄秩於是驕將鋭卒萃於二統邉陲勢强朝廷體弱禄山一唱中原蕩析元和中宰相李絳亦對憲宗云開元之末姦臣説以興利

武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至大盜竊發兩都覆沒憲宗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朱泚盜據宮闕德宗播遷梁漢致亂之由宰臣李吉甫對曰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動遵至道及祐甫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便已苟媚當時以為河朔未賓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國財不足趙贊司國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商賈富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稅屋間架立法峻急人情愁怨遂致涇師叛亂鑾輿

播遷實由輕用兵信小人剥下之謀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頑憲宗追念前朝之失以為元龜臣今伏聞德音以西事寧息之後慎擇邊帥為經久之制實安邊息民之遠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之將希時取合之臣潛為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前古治亂之由更加詳察或付之外廷公議可否兼樞密院每進擬用人陛下累云其人好作事可用其人不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謂事有可作而不作誠為

過矣未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害治道夫天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焉下有甚者且中人常情鮮克守道趨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勉强作為不計後之利害止圖一時僥倖者衆矣伏望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原其始要其終可行而行可作而作庶無後害比者臣以劉邵人物志進說未審陛下以謂如何臣以邵之書主於詳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

人之質量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憸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所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遠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

干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與小利以自效夫小忠必為大忠之賊小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終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為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願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羣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羣邪不干於正堯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竭區區上裨聖政干冒旒冕伏俟嚴誅

元豐三年彥博除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闕入覲上奏曰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旣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

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柬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

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玆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熈寧元年唐介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

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
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
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
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
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
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
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
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

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令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茍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

翰林學士司馬光論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上奏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

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别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塩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强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内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二年光再舉諫官劄子曰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

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彦若師民之子强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三年光又論不當復劄下舍人院須令草李定詞頭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為監察御史

衷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貫山引泰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遂臺諫官

令又言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絶耳伏望陛下審思而謹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

貼黄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如何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㑹其功效

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
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元豐七年光又薦范祖禹狀曰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
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
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
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
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
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

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静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留滯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

采挍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志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上奏曰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

令人才雖為之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創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

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

王甚酌焉夫瞽矇蒙瞍𥦔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名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

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覺又論君臣相疑之獘上奏曰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
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
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
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
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
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
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

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譏誣譖謗以敝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王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

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讒諂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則或厭棄疎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逮堪任使類或為人所

間釁端一開則不得為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倫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陟黜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徇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覺又論任賢使能之異上奏曰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陛下之言未盡於理者臣請得倫

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揆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機未能兆於四海而見之堂上詼詭譎怪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捃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為人用者也王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俎豆罇

墨之為器輪轅棟宇之為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内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仁且有智德脩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

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
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
為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
善馭臣者譬之善馭馬若夫鑾旗在前屬車在後行不
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
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絕塵
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
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内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乎内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興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而即位以来所奬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

以儌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
政其惟克用常人盖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
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焉為其甚似而非也非
至明則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顔子者孔
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
為有以虛為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
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
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遠而棄忽周

公之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陛下聖質高明絶出羣臣之上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卓越不羈之士與之有為臣謂此輩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彚征墻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覺又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上奏曰臣聞易否泰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萬彙通達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譬圓方之不相入氷炭之不同器然聖人

在上則賢人出見於世將以有為此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鯀共工驩兜之流於外以為功謂舜能辨羣臣之正邪處君子小人當於內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務雖衆何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父

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遲疑而不忍及其久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潔身以去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謂人主所任以為耳目者必皆正人吉士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先王之法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

人小人之言人主不必盡用萬一見聽害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者初則愛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說背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質濬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忠邪混

淆君子齰舌而不敢言正人徊徨而欲去歲且再朞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游牽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陛下而陛下惑猶未鮮也若爾則臣知陛下之計誤矣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否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内外之常處以成虞舜進賢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一清耳目之路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

覺又論諫官貶秩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祗受訖於二十一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畢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已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猷畝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敕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强就職則臣方

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考聖人旁稽傳記反覆一二為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畢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與此七人者處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泯然不見其辯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

與謀於王體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情不敢隱而每犯顔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

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某代某臣又以為不然衛大夫史䲡以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懈至以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

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名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名何武彭宣復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顗言黄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某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焉未嘗以為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之又使彦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心義同一體未

閒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若徵之言可謂深得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其職述其才不得言堪其任其爲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

義而無隱情上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茍知其詳者悉以獻於左右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予可奪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竄逐何傷於治聖恩博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懾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大焉況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末計亦粗簡聖

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使邵允在位無狀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疑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行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為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罷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録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二年覺又論不必每事遣使狀奏曰臣聞朝廷務一切

更制庶事將多遣官出諸路以集之臣竊以爲過矣本朝承百年之弊事有偏而不舉溢而不救者不可勝數將欲變而新之則在張其綱紀正其法度擇羣材而付之若事事遣使凡皆出於朝廷則臣恐不盡事情而又生勞擾之弊也臣竊以諸路使者多是朝廷素所選擢久更任使幸以成法授之必能集事其間或有繆懦不才不勝任者自可換以才吏若又難得職任相當者則若近歲權發遣及副使判官之類或召至京師或朝廷

臨遣使其法度出於一而議論精詳則自集事矣或諸路使者不可多置不足以分幹庶事則聽其辟舉屬吏若近者發運使之於東南則人皆知朝廷所以付畀之意而務竭其力令不擇才否一切遣使代治其職則庸者得以偷安而才者不勸矣

三年覺又論罷司馬光樞密范鎮封駮司不當上奏曰臣前日延和面奉聖旨議改青苗法復常平舊制又患諸路提舉非其人有意更易臣竊嘗嘆以為中外之論

正欲如此而聖諭及之真臣等之所望四方之所幸也翹足企首以俟德音昨日又聞罷司馬光樞密副使罷范鎮道進封駁司若以司馬光爭論青苗新法拒違詔除鎮從而和之駁正而不肯下則是青苗之議持之尚堅而延和宣諭或亦有不果者歟臣屢嘗奏聞青苗新法極為細事徒以大臣講求不詳議論不審而倉猝尚且擾動天下故人情不安論難鋒起當此時雖有善謀良法難以推行況考之於古而或差施之於今而未當

措置舛錯如此其甚者哉奈何以難行之法惡人議之至罷一樞密副使絀一封駮司流聞四方所損不細傳載後世何以觀法昔成王剪桐葉以戲叔虞史佚從而封之曰天子無戲言西府之重何止有加司馬光之直諒豈但方於叔虞詔敕之嚴固不並於桐葉陛下有戲言之過則號令之所被貽人以空虛無用之文誥命之所加示人以玩弄可移之物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令行而更收汗出而復反何以使人信

而誅其或惰者乎朝廷張官分職固欲人守其官士稱其職也范鎮封駁識者莫不是之不能聽用其言奈何罷其職任傳曰守道不如守官鎮能守其官是封駁得人也遽然罷之豈將患其不順已耶不順陛下者多見容不順執政者輒見斥臣恐人主之權或移於下矣失職者固法之所誅守官者又朝廷之所棄不知陛下將取固禄保位苟容其身以備員充數乎不然何宜進者反聽其罷宜任者反從而黜耶臣以陛下致今日之紛

紛而在朝羣臣往往求去者何耶徒以青苗新法人情不安所遣使者多非其人大臣建議而不從言者力爭而不聽至於罷免柄臣之新命黜責禁近之守官推劾諫臣之風聞內外騰沸駭動四方臣竊憂他變相緣而生治亂從此分矣伏望聖慈采羣論之所長奮乾剛之獨斷稍復常平之舊法悉罷提舉之庶官自然人情復安中外如故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五